

进入权装置化：智能门锁介入下的亲子互动研究

吴颖

安徽大学 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本文探讨智能门锁介入下的家庭入口逻辑转型与亲子互动重构，提出“进入权装置化”命题。研究发现，家庭入口正经历从钥匙向权限的转向，使回家由物理动作演变为可记录、可解释的关系事件。依托权限配置与记录生成，技术重塑了互动的时空条件。进入权装置化下的亲子互动并非单向控制，而是在可见性增强背景下，围绕照护与边界展开的动态权力博弈。研究揭示了数字家庭权力日常化、界面化的运作方式，为理解技术中介下的家庭关系重构提供了新视角。

【关键词】：智能门锁；亲子互动；进入权装置

DOI:10.12417/3041-0630.26.05.085

1 引言

在城镇化率持续提升与数字技术深度渗透的背景下，家庭空间正从传统居所转型为数字化生活系统。作为核心入口，门锁率先完成从机械装置向数字系统的跨越，成为关键的家庭数字基础设施。行业报告显示，中国智能门锁产销量已由2021年的约1780万套增长至2025年的约2400万套，并预计2026年达到约2571万套（如图1.1所示）；与此同时，门锁产品也从早期的密码、指纹识别，逐步演变为集人脸识别、掌静脉识别、远程提醒和移动端控制于一体的复合型入口终端。智能门锁因此不再只是沉默的物理设施，而成为能够持续生成数据、配置资格与触发提醒的家庭入口节点，也使对其的讨论不能仅停留在安全性、便利性或消费选择层面，而需要进入家庭关系与家庭传播的分析视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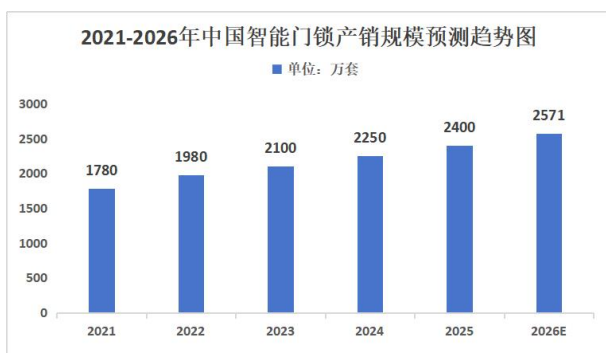


图 1.1 中国智能门锁产销规模预测

既有研究为理解智能门锁介入家庭生活提供了重要线索。宏观上，卡斯特的“网络社会”与库尔德利等人的媒介化理论指出，媒介技术已深度嵌入日常秩序。在家庭研究领域，西尔弗斯通与莫利揭示了技术在驯化过程中对家庭秩序的参与。近年 Zeng、Roesner 等学者进一步指出，智能家居并非单一用户独占，其不对称的权限分配与信息可见性常引发内部隐私冲突。这些成果为探讨门锁技术如何重构家庭边界与权力实践奠定了基础。

不过现有研究多聚焦泛智能家居，对智能门锁这一关键入口技术讨论不足。在亲子场景下，门锁涉及资格分配、时间确认及边界协商。本文探究：当家庭入口从钥匙转向权限，回家行为成为可管理的技术事件时，智能门锁如何介入亲子互动，促使进入权由生活默契转变为技术组织的装置化过程。

2 基于福柯的权力关系理论

当家庭入口从钥匙转向权限，进入行为被纳入识别与记录系统，进入资格、信息查看与行为判断便成为空间分配与边界组织的核心。要解释这一过程，需借助权力关系视角分析技术如何嵌入日常秩序。

福柯认为，权力并非主体占有的资源，而是一种“行动对行动的作用”，通过影响他者的行动可能性发挥作用。其提出的“装置”（dispositif）概念，则指明了由技术系统、规则、话语与实践构成的权力运作网络。

据此，本文提出“进入权装置化”命题。它并非指门锁功能的简单叠加，而是指家庭进入行为在技术介入下，被重组为可配置、可感知且附带解释关系的过程。当技术功能被实际调用并嵌入成员间的互判与协商时，家庭进入权便从生活默契转向装置化运行的互动机制。本文关注的重点，在于技术如何在特定条件下将进入资格与行为转化为可被组织的社会关系对象。

3 从钥匙到权限：家庭入口的技术化重组

3.1 进入权的数字化与技术中介化

机械钥匙时代，家庭入口遵循以物为中心的媒介逻辑：钥匙是进入资格的具象载体，其交付与保管包含着信任确认与身份认可。此时，进入家庭并非单纯的空间穿越，而是通过物理媒介完成的关系实践。

智能门锁将这一基础转向系统识别与界面操作。进入行为不再依赖物件持有，而是被纳入身份验证、权限识别与后台管

理的技术流程。从福柯的权力视角看，这一转型重组了“行动的条件”。智能门锁并非单纯提升便利性，而是将依附于实物的进入资格转化为可配置的权限结构，实现了对行动条件的预先组织。权力在这里并不直接表现为命令，而是表现为对可能行动空间的程序化设定。

具体而言，机械钥匙时代的进入资格是有或无的固定状态，而智能门锁则将其细构为可按对象、场景与时限区分的权限层级。谁能长期进入、谁需临时授权、谁拥有管理权，均可通过后台设置达成。由此，家庭进入权从生活默契转向技术中介的权限关系。后台绑定、密码设置等操作不再只是技术行为，而是在重新界定家庭成员的空间资格位置。智能门锁由此演变为一个可持续配置与管理的治理界面，为进一步重构亲子互动奠定了技术前提。

3.2 家庭入口的治理化转向

进入权的数字化进一步推动了家庭入口的治理化转向。在机械钥匙时代，家庭边界依赖人的在场、物件持有及信任默契来维持；而在智能门锁情境下，入口具备了持续管理、远程授权与信息留痕的能力，逐渐被重构为一套可操作、可配置的权限秩序。

这一变化的核心在于边界维持方式的转变。权力不再主要依赖面对面的命令或情境判断，而是通过规则设定、权限划分与程序配置，对行动条件进行预先组织。换言之，家庭入口不再只是等待开启的物理界面，而成为能够持续分配资格、筛选对象并记录行为的治理节点。

这种治理化首先表现为信任实现方式的转译。传统条件下，进入许可源于对人的判断，钥匙交付即关系性授权；智能门锁则通过临时密码或后台配置，将信任转化为系统接口的授权。其次表现为规则的前置化。过去依赖习惯与约定维持的边界，现在转由系统预先设定。家庭边界由此从现场判断转向后台配置与技术规则。

总之，智能门锁带来了家庭入口组织逻辑的根本变化：进入资格从物的持有转向系统授权，边界维持从现场判断转向规则配置，入口形态从物理界面转变为技术接口。正是这种逻辑转型，使智能门锁具备了深度介入亲子互动、重塑家庭权力关系的可能。

4 进入权装置化下的权力实践与关系博弈

4.1 可见性生成、行为约束与解释责任

智能门锁真正介入亲子互动的核心，在于将进入行为转化为可见、可感知且可回应的信息流。通过提醒与记录机制，进入家庭这一日常动作不再仅属于行动者，而是成为家庭成员同步感知并即时回应的对象，从而被纳入家庭关系的判断链条。

“进入权装置化”的关键不在于直接控制，而在于重构了成员间感知彼此行动的方式。原本需通过询问确认的是否到家的信息，被系统提前推送为先行组织的技术事实。这种可见性的生成，使进入行为开始附着新的“解释责任”：当进入时间先于当事人的心理状态被呈现，它便成为后续询问与判断的依据。由此，回家从个人行动转变为家庭关系中的状态事件。

因此，进入权装置化并非简单的监控，而是赋予了进入资格与行为新的关系属性：前者被权限化，后者被可见化。当进入行为被持续转化为可感知信息，它便被家庭关系所吸纳、解释与协商。在这种轻度且界面化的权力实践中，智能门锁从单纯的入口设备演变为组织亲子互动的重要装置。

4.2 技术介入中的回应、协商与关系博弈

不过，进入权装置化并不意味着家庭关系会自动滑向单向控制。智能门锁带来的可见性、提醒与介入能力，并不会稳定地固化为某一方的绝对权威，而会在亲子互动中不断遭遇回应、默认与协商。也就是说，进入权装置化不仅是一种权力实践，也是一种关系博弈。

正如福柯所强调的，权力并不总是通过压制性命令发挥作用，而是通过对行动条件的组织与调整，在关系中持续运作。智能门锁的意义正在于，它改变了家庭成员感知、回应和介入彼此行为的方式。进入资格不再天然附着于年龄、身份或传统权威，而是通过后台权限、提醒机制和记录可见性获得新的操作空间，代际关系中的位置也因此出现可被重新调用和协商的可能。

这种博弈并不总表现为显性冲突，而更多通过玩笑、顺从、提醒和前置说明等柔性方式展开。技术介入之后，谁先说明、谁先提醒、谁默认这种提醒，都可能成为新的互动秩序。与此同时，进入权装置化也并不总被理解为约束，它同样可能被解释为一种照护能力和支持方式。也正因如此，进入权装置化并不是单向度的控制过程，而是在便利、照护、提醒与边界维护之间不断被重新界定的关系过程。

总之，进入权装置化下的权力实践，不在于某一方稳定拥有支配力，而在于进入行为逐渐被组织进一种可见、可提醒、可协商的关系结构中。智能门锁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从入口设备转化为重组数字家庭亲子互动的重要装置。

5 结论

本文从智能门锁这一家庭入口技术出发，讨论了数字家庭中亲子互动被重新组织的微观过程。研究发现，智能门锁改变的并不只是开门方式，而是家庭进入行为的组织逻辑：随着家庭入口从钥匙转向权限，进入资格逐渐脱离对物理媒介的依赖，被纳入系统识别、权限配置与信息留痕之中，家庭进入也由一次日常动作转化为可被技术处理和感知的关系事件。基于

此,本文提出“进入权装置化”这一分析命题,指出亲子互动中的回家不再只是个体行动,而越来越成为可被提醒、可被解释、可被协商的关系过程。由此,数字家庭中的权力也更多以日常化、界面化和技术化的方式持续发挥作用。

本文的讨论仍主要基于亲子家庭中的智能门锁使用经验,

所揭示的是家庭入口技术介入日常关系的一种初步图景。未来研究可进一步从不同家庭结构、代际位置与居住形态出发,比较智能门锁在同住家庭、异地照护家庭及老龄家庭中的差异化作用机制,以及进一步考察数字家庭中多种技术共同作用下的关系重组过程。

参考文献:

- [1] 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著.夏铸九、王志弘译.网络社会的崛起[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 [2] 吴信训,何道宽丛书主编;尼克·库尔德利(NickCouldry)著;何道宽译.媒介、社会与世界: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05.
- [3] Foucault M.The subject and power[J].Critical Inquiry,1982,8(4):777-795.
- [4] Silverstone R,Morley D,Dahlberg A,et al.Families,technologies and consumption:the household an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J].1989.
- [5] Zeng E.,Roesner F.Understanding and Improving Security and Privacy in Multi-User Smart Homes:A Design Exploration and In-Home User Study[J].Proceedings of the USENIX Security Symposium,2019:159-176.
- [6] 戴宇辰.媒介化研究:一种新的传播研究范式[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2(02):147-156.
- [7] 张宏莹.“媒介化”词源探析[J].青年记者,2013,(27):48-49.
- [8] 李彦雯,吴飞.“家庭的媒介化”与“媒介的家庭化”:媒介与家庭的双向互构与实践逻辑[J].新闻与写作,2023,(08):37-47.
- [9] 胡翼青,王焕超.媒介理论范式的兴起:基于不同学派的比较分析[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42(04):24-30.
- [10] 盛译娴.媒介化关怀:基于家用智能监控的代际互动研究[D].东华大学,2025.